

曹操小传



27.34
-8

曹操小传

中共许昌地委宣传部《曹操小传》编写组

河南人民出版社

曹 操 小 传

中共许昌地委宣传部《曹操小传》编写组

插图：袁德辉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许昌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05·6 定价 0.25 元

编者的话

曹操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法家的杰出代表。他站在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立场上执行法家路线，利用汉末农民大起义所造成的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经过与儒家反动路线的激烈斗争，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打击世族豪强势力，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终于统一了中国北方。他在我国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但是，一千多年来，曹操是被儒家反动派咒骂得最厉害的法家人物之一。由于儒家的反动宣传，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曹操简直成了“奸雄”的代称。他的历史真实形象遭到了严重歪曲。

鲁迅指出：“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坚持“古为今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评价法家人物，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这对于我们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加深对现实阶级斗争和

路线斗争的认识，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反修防修，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重要意义的。为此，我们编写了这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以历史事实为根据，选取了曹操一生中的主要活动和事件，采用“小传”的形式，力求能反映出曹操的历史真实面目。

这本小册子，是由工人、农民和专业工作人员结合起来共同编写的。这样做，对我们来说还都是初次尝试。初稿写成后，我们曾在群众中宣讲过，广大工农兵对书稿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对我们的编写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后来在地委宣传部召开的审稿会上，以及利用其他一些形式，我们又较广泛地认真听取了工农兵和一些专业人员的意见。在定稿的过程中，虽经多次讨论、修改，但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缺点错误还会不少，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曹操画像

目 录

一	生于乱世	忧世不治	(1)
二	进入仕途	初试锋芒	(8)
三	奏免赃官	禁断淫祀	(12)
四	陈留起兵	讨伐董卓	(19)
五	建立基地	征战中原	(25)
六	迁都许昌	重建朝政	(32)
七	提倡耕战	实行屯田	(38)
八	割发自刑	以法治军	(44)
九	官渡决战	击败袁绍	(48)
十	打击豪强	改革弊政	(62)
十一	平定乌桓	统一北方	(68)
十二	南取荆州	兵败赤壁	(74)
十三	发兵西征	平定关中	(81)
十四	严惩儒徒	处决孔融	(86)
十五	唯才是举	三令求贤	(91)
十六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96)
	结束语		(104)
	附录：曹操主要活动年表		(111)

一 生于乱世 忧世不治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他生于公元一五五年（汉桓帝永寿元年），正当东汉末年。那时候，由于封建统治者顽固推行儒家反动路线，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豪强地主同广大农民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已经发展到严重激化的程度。

东汉王朝本来就是由豪强地主集团建立起来的。豪强地主在这个政权中居于掌权地位，享有种种特权。到了东汉末期，他们的势力更加膨胀起来。在政治上，他们垄断仕途，世代为官，并且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形成了许多“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政治集团。在经济上，他们大搞土地兼并，吞并、掠夺自耕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土地，无止境地扩大自己的庄园，对农民实行奴隶式的剥削。同时，他们还从政府那里取得了经营盐铁生产和贸易特权，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军事上，他们豢养“刺客死士”，组织“家兵部曲”，到处建立武装堡垒。在文化思想上，他们尊孔崇儒，儒学传家，迷信鬼神，宣扬“天命”。一句话，他们代表了当时社会上最腐朽、最反动的势力。

豪强地主的这种兼并性和割据性不仅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也直接削弱了中央集权。许多原来由政府控制

的土地和人口，变成了豪强的庄园和徒附（农奴），政府的财源、兵源日益枯竭，于是王权更加衰落了。在王权衰落的情况下，外戚（皇后的娘家人）、世族官僚和宦官（即后来的太监）这三个腐朽的统治集团，为了争夺中央大权而互相火并起来。在火并中，世族官僚往往同外戚站在一起反对宦官。结果，在东汉后期的一百年间，朝廷中出现了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腐败局面。不管他们中的那一集团，只要一上台，都象饿狼一样地扑向农村，恨不得一口吸干农民的膏血。东汉王朝的统治是更加黑暗腐败了。

东汉政权的残酷压榨，豪强地主的野蛮掠夺，使农民蒙受了极大的苦难，到处出现了“万民饥流”的悲惨景象。有压迫就有反抗，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的统计，从汉安帝到汉灵帝七十多年间，就爆发了六、七十次农民起义。这些起义，越到后来规模越大，正在酝酿一个席卷全国的革命大风暴。同时，随着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地主阶级内部的庶族中小地主同豪强大地主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起来。这样，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作为豪强大地主靠山的东汉王朝面临着行将崩溃的局势。

曹操，就在这样剧烈动荡的年代里，出生在一个宦官家庭中。他的祖父曹腾，在宫廷中当了三十三年的宦官，先后侍俸了四个皇帝（顺、冲、质、桓四帝）。公元一四七年（汉桓帝建和元年），曹腾由于劝大将军梁冀迎立桓帝有“功”，被封为费亭侯。那时候，朝廷允许宦官养子袭爵，他便收了一个养子，以便继承自己的爵位。这个养子就是曹

操的父亲曹嵩。在曹操还没有记事的时候，老宦官曹腾就死去了。

曹腾死后不久，宦官与外戚之间狗咬狗的斗争又激烈起来。公元一五九年（延熹二年），汉桓帝用宦官单超等人杀了外戚梁冀，从此开始了宦官专权的时代。曹嵩凭借着他父亲的老关系，做了几任朝中大官，最后还花了一万万买官钱，代别人当了几个月太尉。太尉是掌管全国兵事的最高长官，但曹嵩的世资门第比较低，人们连他的“生出本末”（家世）都搞不清楚，再加上他又是宦官的养子，所以常常受到那些世家大族的歧视。

曹操从小就勤奋好学。但是，他读书的环境却与豪强世家不太一样。曹家不是显赫世家，没有“累世经学”的传统。曹嵩本人对儒家经典并不精通，对于怎样用儒家礼教来管束自己的子女没有世家大族那样内行。所以曹操在少年时代“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这样，他就不受儒家礼教的严格约束，可以比较自由地读自己喜爱的书。但是，在东汉末年，儒家的经典是入仕做官的资本，曹操当然是要读的。除此以外，法家著作、史记汉书、楚辞汉赋、乐府歌诗等等，他无不阅读。“博览群书”之后，他对法家的主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帮助秦孝公革新秦制的商鞅，统一中国的秦始皇，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还有那演阵斩姬的孙武和智擒庞涓的孙臆……这些法家人物，引起曹操的无限向往。

曹操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是在他的家乡谯县度过的。因

为他父亲在洛阳做官，他也曾几次去过洛阳。这使他有会接触到社会的许多方面。他看到过农村中“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的残破景象，也看到过京城里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腐烂生活。他见过官僚、豪强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的残暴行为，也见过贫苦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这种状况常常使曹操产生“忧世不治”的感慨。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曹操对儒家的经典越来越感到索然无味了。他不愿意再去治那儒家的“行业”（“行”指儒家的德行，“业”指儒家的学业），而把更多的时间用来钻研历史和攻读法家著作。他尤其喜欢读法家的军事著作——兵法。凡是能够收集到的兵书，他都认真阅读，并把其中的要点一一摘录下来，汇编成册，名为《兵书接要》。他还喜欢到野外打猎，经常学习骑马射箭，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据说有一次在洛阳，他带着手戟闯入大宦官张让的内室，张让发觉后，叫卫士来捉他。曹操挥舞着手戟，从庭堂一路打将出来，别人无法接近他。他且战且退，退到垣墙边，纵身一跳，踰墙而出。人们称赞他“才武绝人，莫之能害”。

除了读书、打猎以外，曹操有时还同一些下层人民接触，学到一些打铁、盖房子的生产知识，也了解到一些民间的疾苦和要求。

曹操的所作所为已经越出了儒家的规范，这首先引起了他的堂叔的极大不安。他堂叔曾经几次向曹嵩告状，说阿瞒这孩子不走“正道”，不治“行业”，却喜欢“飞鹰走狗”，攻读异端。平时“家教”不严的曹嵩每次听了弟弟的报告之

后，总要把儿子训斥一番。曹操十分讨厌他的叔父，心里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对付叔父的办法。有一天，曹操在路上碰见他叔父迎面走来，便装作一副嘴歪眼斜的模样，显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叔父问他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曹操说：“刚才突然中了恶风。”叔父回去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曹嵩。曹嵩大吃一惊，赶紧把儿子叫回来，一看，曹操五官端正，口貌如故。曹嵩纳闷地问道：“刚才你叔父说你中了恶风，难道已经好了吗？”曹操回答说：“我本来就没有中风，只是因为叔父不喜欢我，所以他老是说我不好。”从此以后，他叔父在曹嵩面前告状就再也不灵了。

曹操的行动更自由了，他更多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同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往。随着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他对朝廷政事和一些社会问题的了解也就越来越多了。当时，宦官势力已经猖狂到了极点，达到气焰熏天的地步。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掌握朝中大权，假传皇帝旨意），“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搞得民不聊生。谁要是说他们一个“不”字，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宦官集团当时处于当权的地位，它的腐朽性暴露得最充分。因此，在曹操看来，这些专权的宦官们是搅乱天下的罪魁祸首。他很想出来同宦官、豪强们斗一斗，为治理乱世出一把力。然而，“虽怀一介志，是时其能与！”以他那样的身份和年龄，当时是无能为力的。他必须创造条件，寻找施展抱负的机会。

出身于地主阶级的曹操，当然不可能从广大农民那里吸

取力量，他只是想从本阶级内部求得共鸣和帮助。为了得到这种帮助，曹操到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去找辞职居家的司徒（掌管全国民政事务的最高长官）桥玄。桥玄是一个执法严峻、有政治远见的人物。曹操见了桥玄之后，坦率地阐述了他对宦官专权的看法，并表示了要为国立功的决心。桥玄见曹操身为宦官后代，竟对宦官专权十分不满，觉得这是一位有抱负的青年。于是便热忱地同曹操攀谈起来。通过详细交谈，桥玄发现曹操不仅有广博的知识，而且有独到的见解。他深有感触地对曹操说：“天下将乱，不是出类拔萃之人是不能拯救的。能安定天下的，恐怕就是你了吧！”当然，桥玄的预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但是，从这富有感情色彩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曹操的才华已经引起了一些有政治见解的人的重视。桥玄的话，也反映了庶族地主阶层对曹操的希望和要求。

为了帮助曹操进入仕途，桥玄劝曹操去结交社会名士。所谓名士多半是属于世族官僚集团的知识分子，他们控制着品评人物的社会舆论。东汉朝廷是以征辟、察举的办法来选拔官吏的，而察举的依据就是乡议。乡议评得好，就有做官的希望。所以桥玄要曹操去结交这些社会名士。通过桥玄的介绍和曹操自己的活动，他认识了汝南名士许劭（音绍，shào）、南阳名士何颀（音庸，yōng）、兖州名士张邈（音秒，miǎo）等人，还结识了汝南袁绍、袁术一类世族官僚子弟。这些人当时正在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反对宦官，以夺取中央大权。他们虽然都鄙视曹操的出身“微

贱”，但还想利用曹操的才能为他们服务。曹操在当时对这些人的真面目是认识不清的，当然，他同这些人来往的主要目的也不过是想借助于他们的影响取得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机会。

二 进入仕途 初试锋芒

公元一七四年（熹平三年），曹操已经二十岁了。同名士的交往使曹操在家乡渐渐有了名声。这一年，曹操被沛国荐举为孝廉（向朝廷推荐的官吏候选人），随即又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

当时的洛阳分为东西南北四个部，每部设尉一人，是负责治安的官吏。北部尉是负责北部地区治安的。尉的官品不高，比县令还要低一级。官虽不大，但要当好却也不大容易。因为洛阳是东汉王朝的京城，皇帝脚下，四方云集，五方杂处，豪门权贵很多。洛阳北部地区更是皇亲国戚、宦官显贵们聚居的地方，很不容易治理。这些权贵们平时仗势欺人，为所欲为，搅得社会上很不安宁。他们凭着自己的官大根粗，也从不把部尉放在眼里。前面的几任部尉都拿他们没有办法。老百姓怨声载道，社会秩序越来越糟。

“初生犊儿不怕虎”，年轻的曹操决心改变洛阳北部地区的混乱局面，做出一番事业来。

几天之后，北部尉衙变了样。原先剥落的墙壁粉刷一新，经过修缮的四门威严高大。大门之外，两侧高悬十余根五色短粗木棒。左侧木棒下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尉衙门的告示，上面写着维持治安的各种禁令，最后一行特别显眼：

“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

消息迅速传开，人们都在谈论着北部尉的新告示。平时那些受豪强欺压的平民百姓对这个新北部尉，有的寄予希望，有的表示怀疑；一些小恶棍想瞧瞧再说；那些豪强、权贵则根本不把新部尉放在眼里。

数月后的一天晚上，曹操正在伏案读书，忽然一个值班衙吏进来报告：“刚才抓到一个违犯夜禁令的人，这人自称是小黄门蹇（音简，jiǎn）硕的叔父，他不让捆绑，还破口大骂。”对于蹇硕和他的叔父，曹操已经多次听人说过，蹇硕是皇帝的亲信宦官，权重势大。他叔父是个有名的恶棍，依仗着蹇硕的权势，一贯为非作歹，没人敢惹。曹操听了值班衙吏的报告以后，毫不留情，立即命令部下依法行事，用五色棒将蹇硕的叔父打死。

曹操用五色棒打死了蹇硕叔父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北部，并轰动了洛阳全城。平民百姓拍手称快，赞扬曹操执法严正，敢作敢为。那些为非作歹的豪强权贵只好暂时收敛恶迹，不敢再在曹操管辖的北部地区违犯禁令了。但是，受到曹操打击的豪强权贵们对曹操却怀恨在心。他们想把曹操搞掉，却又找不到公开的理由，于是便生出一计，用升官的办法，把曹操调离洛阳，到顿丘县（今河南清丰县）当县令。不久又以曹操的堂妹夫宋奇犯罪为借口，免了曹操的官。

免官之后，曹操回到家乡谯县闲居，于读书打猎之外，他仍时刻在关心着朝政。

公元一八〇年（光和三年），曹操又被朝廷任命为议郎

（参议朝政的官员）。他早就对宦官专权憋了一肚子气，又加上宦官多次杀害敢于弹劾他们的官吏，所以曹操一到洛阳，就上书给汉灵帝，说正直的人遭到陷害，奸邪充满朝廷，好人被排斥在外。矛头直刺宦官集团。尽管曹操言辞恳切，但是，昏庸的汉灵帝这时正勾结宦官在洛阳西园开卖官所，按官品高低公开标价卖官，他对曹操的上书根本不予理睬。

东汉王朝的政治越来越腐败，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公元一八二年（光和五年），汉灵帝假惺惺地命令三府大官检举、罢免一批政理无效、危害百姓的州郡官吏，企图用这个办法来欺骗人民，缓和阶级矛盾。但是，三府大官们都是看着宦官的眼色行事，他们对那些宦官、近臣的子弟、宾客，那怕是罪恶滔天，一个也不敢过问，却把边远小郡守法的二十六名小官举奏上去当替罪羊。曹操对此极为不满，再次上书皇帝，幻想汉灵帝出来抑制宦官、贵戚的专横，但事实上却越来越糟，政治更加腐败，宦官、贵戚和豪强们更加猖狂了。曹操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上书已无济于事，此后他就不再向皇帝“献言”了。